

撰文：Joe Queenan | 插圖：Davide Bonazzi

拖延的樂趣

該是把列清單從清單中剔除的時候了



就我記憶所及，我向來無法把事情及時完成。我連換掉故障的電器或是繳交過期帳單都要好久好久，我回覆電子郵件或未接來電的速度也都好不到哪裡去。驗光師的辦公室離我辦公室 50 碼（約 46 公尺）；我一天經過 10 次。可是我花了一年才去預約，又花了半年才配好新眼鏡。或許我只是懶惰。或許 CVS 藥妝連鎖店買來的 10 美元老花眼鏡還蠻好用的。

讓我震驚的反而是我會把事情完成。我是愛列清單的慢性患者，然而除了買牛奶和拿乾洗衣服之外，我的清單上的事項就沒劃掉什麼。我最近偶然發現我 1972 年在巴黎所用的筆記本，當時我 21 歲。它有我為了學好法文寫下來的數百個法文生字和片語。筆記本最後是我人生打算完成的事項清單，包括學德文、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每天晚上睡前閱讀普魯斯特（法國作家，總計七大冊的《追憶逝水年華》為其代表作），去慕尼黑參加啤酒節。如今 46 年後，我一項都沒完成。

這並不意味著我在這之間的幾十年一事無成。舉例來說，這份清單沒有包括：

1. 墜入愛河。
2. 看著我女兒從哈佛畢業。
3. 看著我兒子宣誓就任首席檢察長。
4. 老鷹隊贏得超級盃那晚人在費城同歡。

5. 寫 10 本書。
6. 自行製作一部低成本電影。
7. 去過澳洲、夏威夷、義大利、摩洛哥、蘇格蘭，及瑞典。
8. 購買一棟外觀宏偉、設備完善、擁有三間臥房的殖民時代風格房子，坐擁哈德遜河壯麗河景。
9. 大致上擁有快樂、成功的人生。
10. 重遊巴黎 25 次。

拖延根本不算是缺失或是性格弱點，而是一項特質——甚至是一項美德。我們不會到處忙著做清單上的事情，因為人生中重要的事都不會出現在清單上。

這就說到列清單的核心問題。清單包括那些我們在一切進展最順利的狀況下會做的事，像是學日文或是彈德西馬琴，或是學探戈。因為這樣的清單本質上就是目標遠大，本身就on不是完全認真。它們是我們如果不忙著做重要的事時會想要做的事。某件事列在清單上這個事實，就意味著我們很可能不會真的想做，或不是真心相信有可能的事。誰會想要節食？誰會想要戒掉冰淇淋？誰會真的喜歡皮拉提斯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我提醒自己學德文、義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筆記本上並沒有包含學法文的提醒。法文是我已經在學的語言。45 年後，我可能會在星期天的黎明時分，

坐在亞斯布里公園 (Asbury Park) 的木板步道上，快樂讀著布勒 (Pierre Boulle) 所著之《桂河上的大橋》(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Kwai) 的法文原文。可是閱讀《桂河上的大橋》——尤其是在亞斯布里公園——從來不曾出現在我的清單上。

清單製造一切有定局的幻覺。理論上，當你整理清單時，會有系統地把事情完成後劃掉——油漆房子，為地板打蠟，做心臟移植。如果你用這種方式繼續下去，你終將會把清單上的每件事都完成。然後你會抵達佛教徒所謂的悟道——全然的平靜。

可是人生沒有這麼簡單。

原因在此：清單上的每一件事都會再製造出另外一份清單。去年我罹患嚴重的支氣管炎，持續了好幾個月。我的子女堅持我要去看肺臟專科醫師。在拖了又拖之後，我終於安排好就醫。那位醫師，一位非常細心的人，告訴我說我的肺沒有任何問題，可是為了安全起見，他要我拍一張 X 光片。還有抽血檢查。還有呼吸測試。這表示還要去醫療中心三趟，外加一大堆文件要填。一切都只是為了要把清單上微不足道的一項事情去掉。

可是這還沒完。醫生說即使我的肺聽起來沒問題，我的鼻竇卻一團糟。因此現在我必須安排看耳鼻喉專科醫師。最早的預約空檔是 6 個星期後。在這之間，我理應要為

工作飛到倫敦，然後再飛到巴塞隆納。可是唯一可能的出差日期意味著我必須更改耳鼻喉的約診時間，而那是我不想做的，因為我又喉嚨痛，無疑與我的鼻竇問題有關。如果我當時沒去看肺部專科醫師，或是至少我再拖個幾個月，我就可能會在倫敦與巴塞隆納渡過美好的 6 月下旬。換句話說，因為我迫切想要完成清單上的一件事情，我必須再看 4 次醫生，取消我的歐洲行程。

還有一個例子：我待辦清單上有一項是到康乃迪克州哈佛德的瓦茲沃·阿森尼恩美術館 (Wadsworth Atheneum Museum of Art) 看一位哈德遜河派畫家佛瑞德里克·喬奇 Frederic Church 的特展。走出車子時，我弄掉手機，摔破液晶螢幕。當我抵達博物館大門時，發現那天沒開放。

幾天後，我去找修螢幕的人。他說訂購新的螢幕要 5 天。可是我很討厭那支手機，於是我決定要買新的。這就得好好研究一下。當我到電信業者 Verizon 的店面時，他們說無法把我舊手機的資料轉到新的。他們說我必須用某個應用程式才行。可是我無法下載應用程式到舊手機，因為螢幕摔壞了。我最後買了一隻平價手機，成功移轉我的照片和訊息，可是我必須手動重新輸入我所有的連絡人資料。隔天，我太太的手機也壞了，她所有的連絡資料、照片，和訊息都沒了。她出門去買了和我同款

的手機。然後我得花接下來那個星期的時間教她如何使用。然後我的新手機不能用了，因此得回到那家店更換，外加花好幾小時做無聊的資料輸入。現在我太太像個愛妄下評斷的討厭鬼，直挺挺坐在長沙發上等著她的特價手機壞掉，好讓她可以責怪我為何不跟任何正常人一樣買支 iPhone。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到一個我不喜歡的小鎮的一間甚至沒有開的美術館，去看我一個其實沒有那麼瘋狂的畫家的展覽。一切都因為我試圖要消除清單上的一項。

即使博物館有開，我還是無法享受那個展覽，因為花了我 6 個月去訂製的漸進式多焦眼鏡的度數有誤，需要送回店裡。這又是一個清除清單項目，卻看到它死而復生，像個脾氣暴躁、缺乏深度視覺的殭屍的例子。

我從這些經驗所學到的就是拖延通常是件好事，深思熟慮過，就許多方面來說都是很聰明的防衛機制。我們拖延，因為我們暗自懷疑處理我們強制待辦清單的事項會造成財務危機、心痛、大失所望，或是侵入式的醫療行為。充其量，它只是浪費時間。如果你從 12 歲就一直想學會看樂譜卻還沒成功，很可能意味著你生來不是要讀音樂的。此外，學會讀音樂也不一定使你比較快樂。我的吉他談得還算不



錯，從每個月一次和我還算有天分的高中樂團同伴一起演奏還算有趣的音樂，會給我帶來還算不少的樂趣。如果我能夠看懂音樂，我可能仍然是個天分平平的吉他手。學會看樂譜完全不會改變什麼。我從不這麼做的原因不僅是我太忙著養小孩、推展事業、享受人生而已。那是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我根本不是當音樂家的料。如果我養小孩像彈主音吉他一樣糟，我兩個小孩可能都在坐牢。

清單是夢想的墳墓。可是夢想會死掉通常是因為該死。如果你的人生過得好好的，那就不必去看大金字塔或是泰姬瑪哈陵才能感到滿足。那就是為何遺願清單常常是個殘酷的笑話。出現在遺願清單的項目，幾乎都是

可以輕易做到的：從飛機上跳下來、和鯊魚一起游泳、至非洲狩獵旅行。貴得要命，但此外也沒什麼大不了。不像是維持婚姻 41 年，或是以自由諷刺作家身分維生。我以前認為登上聖母峰是件驚人的成就，直到我發現有好多牙醫都做過。告訴我這件事的人就是個牙醫。死前願望清單是線性的、有限的、可替換的，且顯而易見的。你可以在這星期就跳上飛機去看富士山、西斯汀禮拜堂，或北極光。輕鬆容易。可是你無法跳上飛機，修改社會安全制度、消除美國的經濟不平等、

治好癌症、寫一首有深度、廣受好評的弦樂四重奏，或是撫養一個青少年男孩。養一位少男不曾出現在任何人的遺願清單。

沒有人應該說：「以下是我死前一定要完成的 10 件事。」你死前唯一必須做的事就是再看你的孩子一次。

有一天我和我大舅子談到死亡，他問起我的遺願清單。我說我沒有。他說：「那麼如果你有，你要列什麼事？」我說：「我倒想到巴黎住一年。」然後他說：「你已經在巴黎住過一年。」我回答：「那就是我沒有遺願清單的原因。」

可不是呢！

Joe Queenan 是住在紐約州塔瑞鎮的自由作家。